

名人和书的故事



朱铁志 主编

朱铁志 主编

名人和书的故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1995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 01 号

名人和书的故事

朱铁志 主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75印张 2插页 390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,001 6,000

ISBN 7—209—01465—7

Z·53 定价：15.90元

寂寞人说寂寞事

——前言

朱铁志

动念编这本书的时候，想法很简单。那是在 1992 年的夏天，市场经济还未呈大势，但一些神经特别敏感的文化人已约略听到即将到来的涛声，纷纷挽起裤管，打点行装，准备“下海”了。

寂寞的文坛出现了躁动，昔日的平静很快被打破。“多面手”们在将一部部长篇付梓之后，不再满足于一盏孤灯、几页稿纸、些许声名。在繁华的街角，他们开办了作家书店，第一次亲手将自己的“产品”推向市场。不多时，文化的生意就做到了海外，有板有眼、有声有色地走向了世界……

然而，对多数文化人来说，经商发财不啻是梦想。少数幸运儿的成功非但没能激发他们的热情，反而增添了几多迷惘和惆怅。从古至今，文人的事业便是寂寞的事业，寂寞的事业从未在一个早上变得辉煌。有人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和同道，深深的困惑像大雾一样笼罩了他们的心。一生的理想忽然之间好象变得一文不值。多少人弃文而去仿佛仍掉一个烂苹果，

DK90/26

竟没有一丝的留恋。一些人在纷至沓来的“新观念”面前动摇了。他们在备尝寂寞、清贫之苦以后，无法再忍受被社会抛弃的感觉，开始寻找那个浮着幽幽银光的“大海”，急切地要奔向它、投入它，在它的怀抱里体验全新的感觉。

然而“海”在哪里？路在何方？

有人说他投入了，如鱼得水，从容不迫；有人说他搏击了，踉踉跄跄，苦不堪言；也有人告别文坛，挥手而去，从此一去不返，杳无音讯，不知成了“下海”人，还是海下人。

在“海”的喧嚣里，也有人不为所动。一盏孤灯、几页稿纸，仍是他们全部的精神家园。他们不动，并非是相信什么文章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之类的鬼话；他们不动，也并非相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、颜如玉”一类的许诺。他们虽然迷恋自己的选择，却从不自我膨胀，以为区区小文可以兴邦丧邦。他们清楚：读书、写书不过是因为他们爱书。与其说以书为业，不如说选择了读书为自己最理想、最快乐的生活方式。不管世事怎样多变，人心怎样浮躁，只要一册在手，他们就无比宁静、无比安详，仿佛拥有整个世界。他们视自己为凡人，凡人却视他们为怪物；他们没钱，却好象十分富有；他们无力，却好象非常强大。世人凭小聪明讥笑他们木讷、冬烘，他们却淡然一笑，固守心中那片浩瀚的海洋。有人说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他们却分明看到说话人拼命让儿子考大学。他们的门庭是清冷的，但清冷的门庭内充满了热情；他们的寒窗是寂寞的，但寂寞的寒窗内回荡着喧闹。那是一种清冷的狂热，寂寞的喧哗。此中三昧，非亲历者怎能体会！

无须对他们多加赞美，正如不该对他们肆意诋毁。文人本是寂寞的人，读书本是寂寞的事。可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很

“傻”的人，仍要当寂寞的人，做寂寞的事。我想也许可以说，正因为有了那么多寂寞的人默默地做着寂寞的事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再寂寞。每念及此，我就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！也正因为有了这份敬意，才想到请寂寞人来说说寂寞事。相信心同此理的读者诸君是不会失望的。

是为序。

1993年3月于

北京沙滩

目 录

寂寞人说寂寞事

——前言 朱铁志 (1)

上 篇

我和书的故事 张岱年 (3)

书缘 牧 惠 (6)

断章取“艺” 刘绍棠 (26)

书海遇合 冯 至 (29)

我读了这样一本书 于光远 (32)

读书与著书 苏步青 (37)

四十年磨一书

——关于《早年毛泽东》的写作与增订

..... 李 锐 (40)

从铭刻在心的印象说起

——关于《吴晗传》 苏双碧 (47)

书缘纪略 蓝 翎 (56)

祸福与藏书 萧 乾 (62)

书之恋与书之累 谢 云 (64)

读书苦与读书乐 邵燕祥 (67)

我的珍本莎剧 鄢烈山 (70)

谈谈读书习惯 (外一篇) 冯亦代 (73)

书的征服·····	蒋子龙 (80)
书累记·····	绿 原 (83)
日坐书城·····	叶永烈 (93)
跟《小布头奇遇记》的奇遇·····	叶至善 (96)
生命之永恒的惊奇	

——读《泰戈尔评传》·····	陈保平 (109)
有一个爱书的人·····	陈丹燕 (114)
生命与书·····	鲁枢元 (119)
为一个好人作传·····	司徒伟智 (127)
岁末·····	张立勤 (130)
读书二题·····	毛 铸 (134)
偷书·····	张纯静 (149)
人和书的命运	

——兼怀亡友从农·····	王大海 (153)
书迷三题·····	陈泽群 (158)
编完一百期·····	王一地 (164)
焚书记·····	岑 桑 (167)
书恋·····	孙 未 (170)
书香·····	公 刘 (174)

中 篇

翻书的滋味(外一篇)·····	姜德明 (179)
我的读书流水帐·····	李春林 (184)
老板·····	黄 蒙 (188)
恩师·····	小 鱼 (195)
小书·····	刚 建 (199)

书痴	李钦业 (202)
毁书六记	赵家欣 (206)
我的读书生活	冯英子 (210)
谁解其中味	
——我的读书态度	叶延滨 (214)
购书归来写题签	柯秉刚 (218)
书卷与我共此生	萧菱若 (222)
悠悠读书情	赵锁山 (227)
从“书生”到“老夫子”	杨德淮 (229)
读书三章	任 真 (233)
书渴	舒 婷 (241)
一本书是一个回忆	郭丽鸿 (243)
买书杂记	陈喜儒 (250)
书缘四题	林 希 (255)
寂寞读书人	米博华 (263)
一本书的“多米诺”效应	沈善增 (266)
感谢培根	春 枫 (269)
卖书	李广宇 (272)
书缘	王英琦 (274)
书将伴我走向未来	叶 辛 (278)
绿色美学及其他	郭 因 (286)
我与书的故事	孙启民 (289)
我最珍爱的一部半书	邓伟志 (292)
不求甚解求兴趣	冯 并 (297)
夜读	石鹏飞 (302)
爱书须成癖	冯 牧 (304)

书趣	黄 蒙 (309)
书中自有.....	高洪波 (312)
抄书不如编书	张遵修 (316)
书斋的兴废	叶元章 (319)
命根子	李 桦 (323)
四枚藏书印	金开诚 (327)
漫说读书多荒唐	一 丁 (331)
我与红学	赵金铭 (335)
书给我的幸与不幸	叶笃庄 (338)
书为伴	吴 昊 (342)
书缘	马 力 (345)
这是一个小世界	王周生 (347)
书的故事——忆旧二则	葛 洛 (350)
书·图书馆·老婆	光 夫 (354)
要命的书	孙 珉 (363)
“起居斋”漫话.....	李建永 (366)
侍弄旧书乐无穷	龚明德 (368)

下 篇

书痴四题	林 凯 (375)
读书杂忆	李一信 (385)
乐在文学的书海中沉浮	胡世宗 (389)
依然是萌芽的向往	李松涛 (393)
小书柜——我的精神摇篮	舒 芜 (402)
书迷	浩 然 (406)
我怎样“打扮”书	张守义 (425)

书海棹影	杨子敏 (430)
藏书的乐趣	宇 明 (436)
如椽之笔留下的	
——肖克将军和他的《浴血罗霄》	
.....	凌行正 (438)
书先读后藏	赵振宇 (443)
我与《牛虻》	张守仁 (445)
我与长篇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的故事	
.....	顾志成 (452)
我的床头书	林海音 (470)
卧读随想	刘 征 (475)
我和书桌的故事	赵鑫珊 (478)
开卷有益乐无穷	胡经之 (481)
“一米斋”下	朱铁志 (484)
难与书分离	高少峰 (488)
我的第一本书	茹志鹃 (490)
“嗜书”与卖书	魏达纯 (492)
寻找我的第一本课外书	赵则训 (494)
经历卖书	苏 世 (497)
书路历程	杨益群 (502)
野味读书	耕 堂 (505)
书的伤疤	刘迺元 (508)
读书是私事	朱正琳 (511)
搬书苦乐	钱文忠 (514)
读书养志	何 良 (517)
书：思想的跑马场	客 人 (520)

买书结缘	范 用 (523)
书桌情话	杨匡汉 (529)
我和两本中共党史	
——《中国共产党历史（上卷）》及	
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	戴鹿鸣 (534)
书柜的变迁	陈祖甲 (545)
父亲的书房	陈平原 (548)
情痴不关风与月	陈建功 (553)
后记	(557)

上 篇



我和书的故事

张岱年

我喜书，喜读书、买书，更喜著书。青少年时期，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，地近琉璃厂，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。那时，琉璃厂旧书店很多，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，可惜我没有钱，无力购买高价的书。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，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。我路过宣武门，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。我喜读《庄子》，也喜读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。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比较破旧。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惜乎无力购买。（直到30年代，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珍藏至今。）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《庄子》，题“郭象评、向秀注”，是一部木刻本，不知是何人伪作。也因无钱没有买下。后来再也不见了。

30年代，我在大学任课，稍有闲钱买书。留心购求《张子正蒙》的各种版本，买到高攀龙的《正蒙释》、刘玘的《正蒙会稿》，都是明刻本。又买到《张子全书》的几种不同版本。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，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

注意。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。50年代初，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《家藏集》，他为我找到了，共六函，印刷装帧都精美。据闻北京的《王氏家藏集》只有两部，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，一部由我购藏了。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《王廷相集》，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。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《李太白集》，亦甚为精美。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《荀子》，嘉庆年间吴薰重刻宋乾道本《韩非子》，都十分精美，令人看起来怡心悅目。我看过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，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，惜乎无力购求，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。

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，都十分精美，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，是文化瑰宝。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，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。

40年代至50年代初，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，卖外文新书。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，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，十分方便。后来这个法文图书店因故被封闭了。50年代后期，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。现在看来，从文化交流来说，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。

买书不易，存书亦难。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，有时住房也很小，后来迁到新林院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，颇为方便。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，建筑面积75平方米，居住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，比较窄小。当时购书不多，勉强够用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学校让75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3家，每家建筑面积50平方米，书籍就放不下了。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住房太大，命令我从50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，书籍更无法存放了。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4辆平板三轮车

的书，但存书仍然嫌多，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。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口号正在流行，哪个还敢看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书籍呢？其后逐渐落实政策，我的住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，1978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，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。书籍勉强存放，找起来非常困难，又兼年老体衰，无力多买书了。偶而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，难免望书兴叹。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，也就轻易不买书。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、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，不无羡慕之意。明知其不可求，也就安于陋室了。现在年过八旬，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，观览一番，也就很满足了。

清代思想家颜元（习斋）讥讽宋明理学家，说宋明儒者只会“读、讲、著”，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。其实理学家除了“读、讲、著”之外，也还在考察、思索。如周敦颐、程颢以及朱嘉、陆九渊，也都长于吏事。我的一生似乎是在“读、讲、著”中渡过，其实我是力求贯彻“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”。我写了一些书，幸而都能问世。40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，题为《真与善的探索》，1988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。30岁前撰写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近年来也一再重印。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，实可庆幸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。我还想继续写。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，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。

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、好书、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。